



曲艺与“中国节”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是我国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富有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瑰宝，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凝结，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的重要纽带。

目前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进一步明晰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中元节、中和节等九大传统节日系列。自古以来，娱乐是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民间艺术形式被借以娱情、抒怀、寄意，甚至用以完成特定的仪式。曲艺作为一种与民间有着天然联系的艺术样式，亦不例外。喜庆的节日气氛常常依靠曲艺艺术来烘托，节日意蕴丰厚的内涵通过曲艺艺术来诠释。不仅如此，曲艺与传统节日更存在双向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曲艺”表达“中国节”的同时，“中国节”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滋养丰富着“曲艺”。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素来是曲艺喜闻乐见的表现题材。纵观曲艺发展史，以传统节日为题的曲艺样式和经典名篇不胜枚举。

今天，圣诞节、情人节等一些舶来的洋节正越来越受到青年一代的追捧。接受新事物、了解外来节日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不容忽视地，社会环境的变化、青年一代视线的转移以及商业利益的追求正无形中冲击和消解着我国传统节日的仪式性和信仰性，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正在流失。避免节日文化走入误区的途径之一是重新塑造认定传统节日的精神文化空间，重新唤起国人对传统节日的集体情感和共同记忆。

本期《特别策划》期待以曲艺艺术的触角和眼界引导读者了解我国传统节日的历史民俗、面貌变迁，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提供一些涉及传统节日题材的曲艺作品篇目，意在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去欣赏和阅读；此外，更着意观照现实，探讨今天视频化环境下节庆的状态和曲艺的出路。



市井节庆民俗与曲艺

文·图 | 鲍震培

如果说乡村的生活节奏是通过集市来调节的，那么市井生活节奏的调节是通过节日来实现的。在庞杂忙碌、信息密集的城市生活中，必须找到一些节点，使生活有相应的方向感，人群增加凝聚力，这就是节庆娱乐的民俗功能。

古代市井节庆民俗遵循着中华节令的格局，如二十四节气，冬至、立春、清明等，传统节日如春节、上元、寒食、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等，另外有些庙会演变为有会无庙的“会”庆民俗也应包涵在内。《孔子家语·观乡》中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张弛有度的节庆娱乐对于民生之意义，不啻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福祉。

曲艺作为一种发达的市井文艺，与节庆民俗的关系甚为密切。

农历“新年”是远古华夏民族庆祝丰收的节日，之前并不固定，汉武帝时按太初历确定新年为正月初一沿续至今。欢庆佳节的活动于正月十五达到高潮。隋朝时，隋文帝遣散宫廷散乐于民间，致使民间百戏活动如火如荼。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称“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

《隋书·柳彧传》则称：“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以稊嫚为欢娱，用鄙褻为笑乐。”正月望夜指的就是正月十五，也叫元宵节、上元节，宋以后以“元夕”称。宋代以后，市民阶层兴起，市民文化形成，表现在节庆民俗上娱乐色彩更为浓厚，游赏活动范围扩大和普遍化，社会爱好趋同一致，官与民同乐，皇帝与民同乐，欣赏戏曲曲艺便成为全

民性的娱乐活动。《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后面罗列的曲种中“尹常卖五代史”赫然忝列其中，曲艺演出可见一斑。宣德楼是皇宫正门，皇帝届时登临观看，御街是皇帝出行的通道，两边走廊平时禁行，而正月里可以搭设彩山，演出百戏。明代冯梦龙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便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宋徽宗乘皇舆观看百戏的场面。另外，在南宋都城杭州，《武林旧事》“元夕”条记元宵节“市井舞队”中有“遏云社”，演出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唱赚”。

明清时期，这种“市井舞队”遍及大小城镇，后世俗称为“走街”或“踩街”表演，以“秧歌”最为常见，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引《新示杂抄》“时逢岁旦，节庆元宵，唱秧歌，舞把戏，沿门索赏……”清康熙四十七年《巨野县志》：“元宵……架棚悬灯，扮演各般故事戏耍，谓之‘闹元宵’”清光绪三十四年《甘肃新通志》：“（正月）十四日夜，悬灯街巷，或讽经，或扮故事，跃舞通衢，十七日止。”在东北，元宵节看秧歌由来已久，清初杨宾撰《柳边纪略》“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三四人扮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丑角），各持尺许两圆木，嘎击相对舞。”艺谚说二人转是“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有学者据此认为此种秧歌是东北二人转的前身。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以正月十九



万方数据



日为燕九之会，亦称燕九节，“帝里盛传燕九节，白云观里人痴绝。”传说丘处机此日成仙，孔尚任等人在《燕九竹枝词》中歌颂白云观前艺人唱花鼓秧歌的盛况：“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唱凤阳。”“小儿花鼓凤阳调，士女周遭拍手笑。”此曲种应是凤阳花鼓，也是一种秧歌的形式。另有一种“太平鼓”，《百戏竹枝词》“太平鼓”条：“……曲名太平年，农人元夜之乐也。句丽画纸黑连环，春鼓声中不夜天。怪道街灯杖农乐，歌声已是‘太平年’。”“太平鼓”发源于农村，击一种特殊的小鼓伴奏，依曲调和唱词得名，惜已失传。借着燕九节京城里继续元宵节的热闹，“新移灯市近天坛”“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偏是醉归人似蚁，太平鼓闹蹴球场。”秧歌进入戏馆舞台，可见这种秧歌不仅可踩街走唱，也可室内独立演出。

在天府之国的成都，“新年杂耍遍蓉城”，清嘉庆初年晋岩樵叟等人“竹枝词”提到“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成都通览》在“成都之民情风俗”中，即有“正月……听洋琴、听相书”的记载。这里的洋琴即四川扬琴，据《清稗类钞》介绍这种乐器是因清初从海外传来而得名。

清明节起源于两千五百年前周朝的墓祭之礼，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历书上说春分后十五天“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名之。唐宋以降与寒食节合并，演变为节日。由于南方气候温暖，市民多有踏青的习俗，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四记载：“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老僧因果，瞽者说书”，有此可知在扬州郊外的“高阜”与“茂林”之间，说书艺人露天作场演出扬州评话。

端午节也叫端阳节，起源古老，来源亦复杂，考之与龙崇拜古俗关系最为密切，清代邗上蒙人《风月梦》第十三回“贺端阳陆书看龙舟”，说



作者近影

到端午节时扬州瘦西湖上的龙船“在水上如飞……有清音十番。”清音十番是早期扬州清音的别名，经常在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时艺人被邀至家中演出。清代惕斋老人《真州竹枝词》中记述扬州仪征县春节风俗时说“豪者演戏，否则，清音十番、说书什耍，必有一以娱宾。”节庆活动中节简型曲艺是比戏曲更为普遍的演出。

端午节也叫夏节，市民往往观看戏曲曲艺来消闲纳凉，据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王毓宝回忆“端午节前后开始，直到重阳，天津人喜欢到户外乘凉、喝茶，兴之所至便唱起时调”。天津民风，农历七月十三日为罗祖（理发业祖师爷）诞辰，十五为盂兰盆会，是日高搭席棚，悬灯结彩，请业余时调歌手去走票，正是在这种民俗活动中，时调艺人大显身手，天津时调于是兴起。关于中秋节，冯梦龙在小说《乐小舍拼生觅偶》写到杭州有观潮习俗，这天“陈设百戏，倾城士女都来观看。”我国的重阳节传到日本演变为“菊花偶人节”，用菊花做成故事人物，演习剧伎，1986年曾邀请我国四川清音演员参加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一年四季丰富多彩的节庆民俗活动为曲艺的兴起发展乃至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契机，曲艺演出丰富了民俗文化，增加了节日气氛。

如今曲艺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形式，越来越成为人们节日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参考文献：

- ①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年
- ②武林旧事 [南宋]周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③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 杨米人等著 路工编选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
- ④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 段玉明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 ⑤四川曲艺史话 蒋守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年
- ⑥扬州曲艺史话 韦人 韦明铨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5年
- ⑦王毓宝和天津时调 刘志凯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
- ⑧正说东北二人转 耿瑛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年

（责任编辑/杜佳）